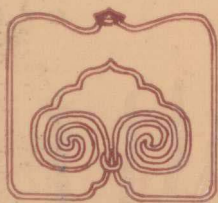


宋元話本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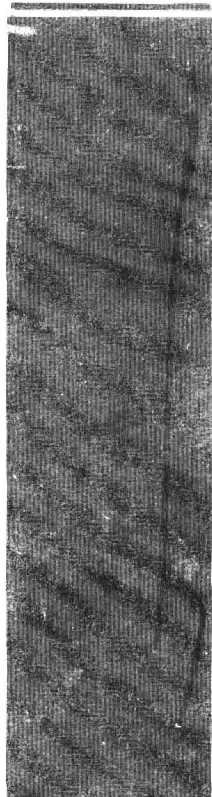


中國古典白話小說

國家出版社 印行



宋元話本小說



中國古典白話小說
國家出版社 印行

中國古典白話小說 9

特價：160元



宋元話本小說



編選者：樂衛軍教授

發行人：林大坤

總策劃：林洋慈

發行所：國家出版社

總經理：國家書店有限公司

郵撥帳戶：一〇四八〇一號

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1段126之8號3樓

391-2425 • 391-4261 • 392-6748

電話：

391-7918 • 351-0917 • 392-6749

印刷者：三文印刷廠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六三二號

有著作權 • 有製版權 • 翻印必究

71年4月初版

目錄

一、簡帖僧巧騙皇甫妻	一
二、蔣淑貞刎頸鴛鴦會	一五
三、喬彥傑一妾破家	二五
四、崔待詔生死冤家	三九
五、一窟鬼賴道人除怪	五五
六、十五貫戲言成巧禍	六九
七、崔衙內白鷄招妖	八五
八、史弘肇龍虎君臣會	九七
九、張古老種瓜娶文女	一二七
十、楊思溫燕山逢故人	一四三
十一、新橋市韓五賣春情	一六一
十二、宋四公大鬧蔡魂張	一七九
十三、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二〇七
十四、三現身包龍圖斷冤	二三三

十五、計押番金鰻產禍·····	二四九
十六、萬秀娘仇報山亭兒·····	二六三
十七、福祿壽三星度世·····	二七九
十八、鬧樊樓多情周勝仙·····	二八九
十九、勘皮靴單證二郎神·····	三〇三
二十、張孝基陳留認舅·····	三二九

一 簡帖僧巧騙皇甫妻

白苧①輕衫入嫩涼，春蠶食葉響長廊。禹門已準桃花浪，月殿先收桂子香。鵬北海②，鳳朝陽③，又携書劍路茫茫。明知此日登雲去，却笑人間舉子忙。

長安京北有一座縣，喚做咸陽縣，離長安四十五里。一箇官人，覆姓宇文，名綬，離了咸陽縣，來長安趕試，一連三番試不遇。有箇渾家王氏，見丈夫試不中歸來，把覆姓爲題，做一箇詞兒嘲笑丈夫，名喚做望江南，詞道是：

『公孫恨，端木筆俱收。枉念西門分手處，聞人寄信約深秋，拓拔淚交流。宇文葉，悶鴛獨孤舟。不望手勾龍虎榜④，慕容顏好一齊休，甘分守閭丘。』

那王氏意不盡，看着丈夫，又做四句詩兒：

『良人得意負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君面從今羞妾面，此番歸後夜間來。』

宇文解元從此發憤道：『試不中，定是不回。』到得來年，一舉成名了，只在長安住，不肯歸去。

渾家王氏，見丈夫不歸，理會得，道：『我曾作詩嘲他，可知道不歸。』修一封書，叫當直王吉來，『你與我將這書去四十五里，把與官人。』書中前面略敘寒暄，後面做隻詞兒，名喚南柯子，詞

道：

『鵲喜噪晨樹，燈開半夜花。果然音信到天涯，報道玉郎登第出京華。 舊恨消眉黛，新權上臉霞。從前都是誤疑他，將謂經年狂蕩不歸家。』

這詞後面，又寫四句詩道：

『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葱葱佳氣浮。 良人得意正年少， 今夜醉眠何處樓？』

宇文綬接得書，展開看，讀了詞，看罷詩，道：『你前回做詩，教我從今歸後夜間來；我今試遇了，却要我回！』就旅邸中取出文房四寶，做了隻曲兒，喚做踏莎行：

『足躡雲梯，手攀仙桂，姓名高掛登科記。馬前喝道狀元來，金鞍玉勒成行綴。 宴罷歸來，

恣遊花市，此時方顯平生志。修書速報鳳樓人，這回好箇風流婿。』

做畢這詞，取張花牋，摺疊成書，待要寫了付與渾家。正研墨，覺得手重，惹翻硯，水滴兒打濕了紙。再把一張紙摺疊了，寫成一封家書，付與當直王吉，教分付家中孺人：『我今在長安試遇了，到夜了歸來。急去傳與孺人，不到夜我不歸來。』王吉接得書，唱了喏，四十五里田地，直到家中。

話裏且說宇文綬發了這封家書，當日天晚，客店中無甚的事，便去睡。方纔朦朧睡着，夢見歸去，到咸陽縣家中，見當直王吉在門前一壁^⑤脫下草鞋洗脚。宇文綬問道：『王吉，你早歸了？』再四問他不應。宇文綬焦躁，抬起頭來看時，見渾家王氏，把着蠟燭入去房裏。宇文綬趕上來，叫：『孺人，我歸了。』渾家不睬他。又說一聲，渾家又不睬。宇文綬不知身是夢裏，隨渾家入房去，看這王氏放燭在卓子上，取早間這一封書，頭上取下金篋兒^⑥，一剔剔開封皮看時，却是一幅白紙。渾家含笑，就燭下

把起筆來，於白紙上寫了四句：

『碧紗窗下啓緘封，一紙從頭徹底空。知汝欲歸情意切，相思盡在不言中。』

寫畢，換箇封皮，再來封了。那渾家把金篋兒去剔那燭燼，一剔剔在宇文綬臉上，喫了一驚，撒然睡覺，却在客店裏牀上睡，燭猶未滅。卓子上看時，果然錯封了一幅白紙歸去，取一幅紙寫這四句詩。到得明日早飯後，王吉把那封回書來，拆開看時，裏面寫着四句詩，便是夜來夢裏見那渾家做的一般。當便安排行李，即時回家去。

這便喚做『錯封書』，下來⑦說的便是『錯下書』：有箇官人，夫妻兩口兒，正在家坐地，一箇人送封簡帖兒來，與他渾家。只因這封簡帖兒，變出一本蹺蹶作怪的小說⑧來，正是：

塵隨馬足何年盡？事繫人心早晚休。

有鷓鴣詞⑨一首，單道着佳人：

淡畫眉兒斜插梳，不歡拈弄繡工夫。雲窗霧閣深深處，靜拂雲牋學草書。多艷麗，更清姝，

神仙標格世間無。當時只說梅花似，細看梅花却不如。

東京汴州開封府棗梨巷⑩裏，有箇官人，覆姓皇甫，單名松，本身是左班殿直⑪。年二十六歲，有箇妻子楊氏，年二十四歲。一箇十三歲的丫鬟，名喚迎兒。只這三口，別無親戚。當時皇甫殿直官差去押衣襖上邊⑫，回來是年節了。

這棗梨巷口一箇小小的茶坊，開茶坊的喚做王二。當日茶市已罷，已是日中，只見一箇官人入來，那官人生得：

濃眉毛，大眼睛，蹙鼻子，略綽口^⑮。頭上裹一頂高樣大桶子頭巾^⑯，着一領大寬袖斜襟褶子^⑰，下面襯貼衣裳，甜鞋淨襪^⑱。

入來茶坊裏坐下。開茶坊的王二拿着茶盞，進前唱喏奉茶。那官人接茶喫罷，看着王二道：『少借這里等箇人。』王二道：『不妨。』等多時，只見一箇男女，名叫僧兒，托個盤兒，口中叫賣鶻鶻餅兒^⑲。官人把手打招，叫：『買餅兒。』僧兒見叫，托盤兒入茶坊內，放在桌上，將條篾黃穿那餅兒，捏些鹽放在官人面前，道：『官人，喫餅兒。』官人道：『我喫，先煩你一件事。』僧兒道：『不知要做甚麼？』那官人指着棗槩巷裏第四家，問僧兒：『認得這人家麼？』僧兒道：『認得，那里是皇甫殿直家裏。殿直押衣襖上邊，方纔回家。』官人問道：『他家有幾口？』僧兒道：『只是殿直，一箇小娘子，一箇小養娘。』官人道：『你認得那小娘子也不？』僧兒道：『小娘子尋常不出簾兒外面，有時叫僧兒買餅兒，常去認得，問他做甚麼？』官人去腰裏取下版金線篋兒，抖下五十來錢，安在僧兒盤子裏。僧兒見了，可煞喜歡，叉手不離方寸^⑳：『告官人，有何使令？』官人道：『我相煩你則箇。』袖中取出一張白紙，包着一對落索環兒，兩隻短金釵子，一箇簡帖兒，付與僧兒，道：『這三件物事，煩你送去適間問的小娘子。你見殿直，不要送與他。見小娘子時，你只道官人再三傳語，將這三件物來與小娘子，萬望笑留。你便去，我只在這里等你回報。』那僧兒接了三件物事，把盤子寄在王二茶坊櫃上，僧兒托着三件物事，入棗槩巷來。到皇甫殿直門前，把青竹簾掀起，探一探。當時皇甫殿直正在前面交椅上坐地，只見賣餅兒的小廝掀起簾子，猖猖狂狂，探了一探，便走。皇甫殿直看着那廝，震撼一喝，便是。

當陽橋上張飛勇，一喝曹公百萬兵。

喝那廝一聲，問道：『做甚麼？』那廝不顧便走。皇甫殿直拽開脚，兩步趕上，摔那廝回來，問道：『甚意思，看我一看了便走？』那廝道：『一箇官人，教我把三件物事與小娘子，不教把來與你。』殿直問道：『甚麼物事？』那廝道：『你莫問，不要把與你。』皇甫殿直捻得拳頭沒縫，又頂門上脣那廝一暴，道：『好好的把出來教我看！』那廝喫了一暴，只得懷裏取出一箇紙裏兒，口裏兀自道：『教我把與小娘子，又不教把與你，你却打我則甚？』皇甫殿直擎手奪了紙包兒，打開看，裏面一對落索環兒，一雙短金釵，一箇簡帖兒。皇甫殿直接得三件物事，拆開簡帖，看時：

『某惶恐再拜，上啓小娘子粧前：即日孟春初時，恭惟懿處居萬福。某外日荷蒙持杯之款，深切仰思，未嘗少替。某偶以薄幹，不及親詣，聊有小詞，名訴衷情，以代面稟，伏乞懿覽。』

詞道是：

『知伊夫壻上邊回，懊惱碎情懷。落索環兒一對，簡子與金釵。伊收取，莫疑猜，且開懷。自從別後，孤幃冷落，獨守書齋。』

皇甫殿直看了簡帖兒，劈開眉下眼，咬碎口中牙。問僧兒道：『誰教你把來？』僧兒用手指着巷口王二哥茶坊裏道：『有箇粗眉毛、大眼睛、蹙鼻子、略綽口的官人，教我把來與小娘子，不教我把與你。』皇甫殿直一隻手摔住僧兒狗毛，出這裏喫巷，徑奔王二哥茶坊前來。僧兒指着茶坊道：『恰纔在這裏面打的牀舖上坐地的官人，教我把來與小娘子，又不教把與你，你却打我！』皇甫殿直見茶坊沒人，罵聲：『鬼話！』再摔僧兒回來，不由開茶坊的王二分說。

當時到家裏，殿直把門來關上，撥來掖了^①，誑得僧兒戰做一團。殿直從裏面叫出二十四歲花枝也似渾家出來，道：『你且看這件物事！』那小娘子又不知上件因依^②，去交椅上坐地。殿直把那箇帖兒和兩件物事度與渾家看，那婦人看着箇帖兒上言語，也沒理會處。殿直道：『你見我三箇月日押衣襖上邊，不知和甚人在家中喫酒？』小娘子道：『我和你從小夫妻，你去後，何曾有人和我喫酒？』殿直道：『既沒人，這三件物從那里來？』小娘子道：『我怎知？』殿直左手指，右手舉，一箇漏風掌打將去。小娘子則叫得一聲，掩着面，哭將入去。皇甫殿直再叫將十三歲迎兒出來，去壁上取下一把箭，簫子竹^③來，放在地上，叫過迎兒來。看着迎兒，生得：

短胛膊，琵琶腿，劈得柴，打得水，會喫飯，能窩屎。

皇甫松去衣架上取下一條繚來，把妮子縛了兩隻手，掉過屋梁去，直下^④打一抽，吊將妮子起去。拿起箭簫子竹來，問那妮子道：『我出去三箇月，小娘子在家中和甚人喫酒？』妮子道：『不曾有人。』皇甫殿直拿起箭簫子竹，去妮子腿下便摔，摔得妮子殺豬也似叫。又問又打，那妮子喫不得打，口中道出一句來：『三箇月殿直出去，小娘子夜夜和箇人睡。』皇甫殿直道：『好也！』放下妮子來，解了繚，道：『你且來，我問你，是和兀誰睡？』那妮子揩着眼淚道：『告殿直，實不敢相瞞，自從殿直出去後，小娘子夜夜和箇人睡，不是別人，却是和迎兒睡。』皇甫殿直道：『這妮子，却不弄我！』喝將過去。帶一管鎖，走出門去，拽上那門，把鎖鎖了。走去轉灣巷口，叫將四箇人來，是本地地方所由，如今叫做『連手』，又叫做『巡軍』。張千、李萬、董超、薛霸四人，來到門前，用鑰匙開了鎖，推開門。從裏面扯出賣餅的僧兒來，道：『煩上名^⑤收領這廝。』四人道：『父母官使令，領臺旨。』殿直

道：『未要去，還有人哩。』從裏面叫出十三歲的迎兒，和二十四歲花枝的渾家，道：『和他都領去。』四人唱喏道：『告父母官，小人怎敢收領孺人？』殿直發怒道：『你們不敢領他，這件事干人命。』說倒四箇所由，只得領小娘子和迎兒並賣錯餌的僧兒三箇同去，解到開封錢大尹^①廳下。

皇甫殿直就廳下唱了大尹喏，把那簡帖兒呈覆了。錢大尹看罷，即時教押下一箇所屬去處，叫將山前行^②山定來。當時山定承了這件文字，叫僧兒問時，應道：『則是茶坊裏見箇粗眉毛、大眼睛、鬚鼻子、略綽口的官人，他把這封簡子來與小娘子，打殺也只是恁地供招。』問這迎兒，迎兒道：『即不會有人來同小娘子喫酒，亦不知付簡帖兒來的是何人，打殺也只是恁地供招。』却待問小娘子，小娘子道：『自從少年夫妻，都無一箇親戚往來，只有夫妻二人，亦不知把簡帖兒來的是何等人。』山前行山定看着小娘子，生得恁地瘦弱，怎禁得打勘^③？怎地訊問他？從裏面交拐將過來兩箇獄卒，押出一箇罪人來，看這罪人時：

面長陂輪骨， 胔生滲癩^④腮。 猶如行病鬼， 到處降人災。

這罪人原是箇強盜頭兒，綽號『靜山大王』。小娘子見這罪人，把兩隻手掩着面，那里敢開眼。山前行喝着獄卒道：『還不與我施行！』獄卒把枷梢^⑤一紐，枷梢在上，罪人頭向下，拏起把荆子來，打得殺豬也似叫。山前行問道：『你曾殺人也不會？』靜山大王應道：『曾殺人！』又問：『曾放火不會？』應道：『曾放火！』教兩箇獄卒把靜山大王押入牢裏去。山前行回轉頭來，看着小娘子道：『你見靜山大王，喫不得幾杖子，殺人放火都認了。小娘子，你有事，只好供招了。你却如何喫得這般杖子？』小娘子斂地兩行淚下，道：『告前行，到這里隱諱不得。覓幅紙和筆，只得與他供招。』小娘子供道：

『自從小年夫妻，都無一箇親戚來往，即不知把簡帖兒來的是甚色樣人。如今看要侍兒喫甚罪名，皆出賜大尹筆下。』便恁麼說，五回三次問他，供說得一同。

似此三日，山前行正在州衙門前立，倒斷不下。猛擡頭看時，却見皇甫殿直在面前相揖，問及這件事，如何三日理會這件事不下？莫是接了寄簡帖的人錢物，故意不與決這件公事？山前行聽得，問道：『殿直，如今臺意要如何？』皇甫松道：『只是要休離了。』當日山前行入州衙裏，到晚衙，把這件文字呈了錢大尹。大尹叫將皇甫殿直來，當廳問道：『捉賊見贓，捉奸見雙，又無證見，如何斷得他罪？』皇甫松告錢大尹：『松如今不願同妻子歸去，情願當官休了。』大尹臺判：聽從夫便。殿直自歸。僧兒、迎兒喝出，各自歸去。只有小娘子見丈夫不要他，把他休了，哭出州衙門來，口中自道：『丈夫又不要我，又沒一箇親戚投奔，教我那里安身？不若我自尋箇死休。』至天漢州橋^①，看着金水銀堤汴河^②，恰待要跳將下去。則見後面一箇人，把小娘子衣裳一摔摔住。回轉頭來看時，恰是一箇婆婆，生得：

眉分兩道雪，髻挽一窩絲。眼昏一似秋水微渾，髮白不若楚山雲淡。

婆婆道：『孩兒，你却沒事尋死做甚麼？你認得我也不？』小娘子道：『不識婆婆。』婆婆道：『我是你姑姑，自從你嫁了老公，我家寒，攀陪你不着，到今不來往。我前日聽得你與丈夫官司，我日逐在這里伺候。今日聽得道休離了，你要投水做甚麼？』小娘子道：『我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丈夫又不要我，又無親戚投奔，不死更待何時？』婆婆道：『如今且同你去姑姑家裏，看後如何。』婦女自思量道：『這婆子知他是姑姑也不是，我如今沒投奔處，且只得隨他去了，却再理會。』即時隨這姑姑家去。

看時，家裏莫甚麼活計，却好一箇房舍，也有粉青帳兒，有交椅、卓櫬之類。

在這姑姑家裏過了兩三日，當日方纔喫罷飯，則聽得外面一箇官人，高聲大氣叫道：『婆子，你把我的物事去賣了，如何不把錢來還？』那婆子聽得叫，失張失志，出去迎接來叫的官人，請入來坐地。小娘子着眼看時，見入來的人：

粗眉毛，大眼睛，鬢鼻子，略綽口。頭上裹一頂高樣大桶子頭巾，着一領大寬袖斜襟褶子，下面襯貼衣裳，甜鞋淨襪。

小娘子見了，口喻心，心喻口，道：『好似那僧兒說的寄簡帖兒官人。』只見官人入來，便坐在櫬子上，大驚小怪道：『婆子，你把我三百貫錢物事去賣了，今經一箇月日，不把錢來還。』婆子道：『物事自賣在人頭，未得錢。支得時，即便付還官人。』官人道：『尋常交關錢物東西，何嘗捱許多日？討得時，千萬送來。』官人說了自己。婆子入來，看着小娘子，簌地兩行淚下，道：『却是怎好？』小娘子問道：『有甚麼事？』婆子道：『這官人原是蔡州通判姓洪，如今不做官，却賣些珠翠頭面。前日一件物事教我把去賣，喫人交加了，到如今沒這錢還他，怪他焦躁不得。他前日央我一件事，我又不曾與他幹得。』小娘子問道：『却是甚麼事？』婆子道：『教我討箇細人，要生得好的。若得一箇似小娘子模樣去嫁與他，那官人必喜歡。小娘子你如今在這里，老公又不要你，終不然罷了？不若聽姑姑說合，你去嫁了這官人，你終身不致擔誤，挈帶姑姑也有箇倚靠，不知你意如何？』小娘子沉吟半晌，不得已，只得依允。婆子去回復了。不一日，這官人娶小娘子來家，成其夫婦。

逡巡過了一年，當年是正月初一日。皇甫殿直自從休了渾家，在家中無好況。正是：

時間風火性，燒了歲寒心。

自思量道：『每年正月初一日，夫妻兩箇，雙雙地上本州大相國寺裏燒香。我今年却獨自一箇，不知我渾家那里去了？』簌地兩行淚下，悶悶不已。只得勉強着一領紫羅衫，手裏把着銀香盒，來大相國寺裏燒香。到寺中燒了香，恰待出寺門，只見一箇官人領着一箇婦女。看那官人時，粗眉毛，大眼睛，顰鼻子，略綽口；領着的婦女，却便是他渾家。當時丈夫看着渾家，渾家又覷着丈夫，兩箇四目相視，只是不敢言語。那官人同婦女兩箇入大相國寺裏去。皇甫松在這山門頭正沉吟間，見一箇打香油錢的行者，正在那里打香油錢。看見這兩人入去，口裏道：『你害得我苦，你這漢，如今却在這裡！』大踏步趕入寺來。皇甫殿直見行者趕這兩人，當時呼住行者道：『五戒，你莫待要趕這兩箇人上去？』那行者道：『便是。說不得，我受這漢苦，到今日擡頭不起，只是爲他。』皇甫殿直道：『你認得這箇婦女麼？』行者道：『不識。』殿直道：『便是我的渾家。』行者問：『如何却隨著他？』皇甫殿直把送箇帖兒和休離的上件事，對行者說了一遍。行者道：『却是怎地！』行者却問皇甫殿直：『官人認得這箇人麼？』殿直道：『不認得。』行者道：『這漢原是州東^⑥播臺寺^⑦裏一箇和尚，苦行^⑧便是播臺寺裏行者。我這本師，却是播臺寺裏監院^⑨，手頭有百十錢，剃度這廝做小師^⑩。一年已前時，這廝偷了本師二百兩銀器，逃走了，累我喫了好些拷打。如今趕出寺來，沒討飯喫處。罪過這大相國寺裏知寺^⑪廝認，留苦行在此間打化香油錢。今日撞見這廝，却怎地休得！』方纔說罷，只見這和尚將着他渾家，從寺廊下出來。行者牽衣拔步，却待去摔這廝。皇甫殿直扯住行者，閃那身已在山門一壁，道：『且不要摔他，我和你尾這廝去，看那里着落，却與他官司。』兩箇後地尾將來。

話分兩頭。且說那婦人見了丈夫，眼淚汪汪，入去大相國寺裏燒了香出來。這漢一路上却問這婦人道：『小娘子，如何你見了丈夫便眼淚出？我不容易得你來。我當初從你門前過，見你在簾子下立地，見你生得好，有心在你處。今日得你做夫妻，也非通容易。』兩箇說來說去，恰到家門前，入門去，那婦人問道：『當初這箇簡帖兒，却是兀誰把來？』這漢道：『好教你得知，便是我教實齋的僧兒把來你的。你丈夫中了我計，真箇便把你休了。』婦人聽得說，摔住那漢，叫聲屈，不知高低。那漢見那婦人叫將起來，却慌了，就把隻手去剋着他脖項，指望壞他性命。外面皇甫殿直和行者尾着他，兩人來到門首，見他們入去，聽得裏面大驚小怪，搶將入去看時，見剋着他渾家，鬪鬪性命。皇甫殿直和這行者兩箇，即時把這漢來捉了，解到開封府錢大尹廳下。這錢大尹是誰？

出則壯士携鞭，入則佳人捧臂。世世靴蹤不斷，子孫出入金門。他是兩浙錢王子，吳越國王孫。大尹陞廳，把這件事解到廳下。皇甫殿直和這渾家，把前面說過的話，對錢大尹歷歷從頭說了一遍。錢大尹大怒，教左右索長枷把和尚枷了。當廳訊一百腿花^①，押下左司理院，教盡情根勘這件公事。勘正了，皇甫松責領渾家歸去，再成夫妻，行者當廳給賞。和尚大情小節，一一都認了：不合設謀奸騙，後來又不合謀害這婦人性命。准雜犯^②斷，合重杖處死，這婆子不合假粧姑姑，同謀不首，亦合編管^③鄰州。當日推出這和尚來，一箇書會先生^④看見，就法場上做了一隻曲兒，喚做南鄉子：

『怎見一僧人，犯濫鋪摸^⑤受典刑。案款已成招狀了，遭刑，棒殺髡囚示萬民。沿路衆人聽，猶念高王觀世音。護法喜神齊合掌，低聲，果謂金剛不壞身。』

- ① 白華：同白紵，一種細白的夏布。
- ② 鵬北海：莊子寓言，北海有魚，其名爲鯤，化爲大鳥，其名爲鵬，搏扶搖而上九萬里。後人常用以比喻奮發有爲、前程遠大。
- ③ 鳳朝陽：詩經有『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的句子。山的東面，叫朝陽。
- ④ 龍虎榜：唐代陸贄主考，取錄韓愈、歐陽詹等，都是一時人材，所以當時號爲『龍虎榜』。
- ⑤ 一壁：一邊。
- ⑥ 金篦兒：金篦刀，一種飾物，用以掠髮。
- ⑦ 下來：底下、下面。
- ⑧ 小說：這裏的小說，專指說話人所演講的短篇故事。
- ⑨ 鷓鴣詞：指詞調中的鷓鴣天。
- ⑩ 棗窰巷：卽棗窰子巷，在北宋東京內城西北隅。巷中有單雄信墓，墓上有棗樹，傳說爲單雄信棗窰發芽生長而成。
- ⑪ 左班殿直：內侍官名。宋代有左、右班殿直，屬內侍省，充當宮庭役使。
- ⑫ 押衣襖上邊：往邊境押送軍服。
- ⑬ 略綽口：闊口。
- ⑭ 大桶子頭巾：桶子頭巾，一種頭巾的名稱，帽桶很高大，流行於宋元之間，爲文士所戴。
- ⑮ 褶子：一種袍衫，明代俗稱爲海青。
- ⑯ 甜鞋淨襪：甜淨，乾淨、整潔的意思。甜鞋淨襪，卽鞋襪整潔。
- ⑰ 鵝鶉餛飩兒：一種麵製點心。
- ⑱ 叉手不離方寸：方寸，指心。拱手緊掩心胸，極其恭敬的樣子。
- ⑲ 屑一暴：打一個栗暴：用拳頭在頭頂上擊擊一下。